

南史

十三

列傳第十四

南史二十四

王裕之

孫秀之

延之

阮韜

王鎮之

弟弘之

曾祖峻
弘之孫晏

王韶之

峻子琮

王悅之

王准之

從弟遠之
族子素

珪之

王裕之傳

王裕之字敬弘晉驃騎將軍廙之曾孫司州刺史胡之之孫也名與宋武帝諱同故以字行父茂之字興元晉陵太守敬弘少有清尚起家本國左常侍衛軍參軍性恬靜樂山水求為天門太守之郡妻弟刑州刺史栢玄遣信要令過

己敬弘至巴陵謂人曰靈寶正當欲見其姊我不能為栢氏贅壻乃遣別船送妻往江陵彌年不迎山郡無事恣其游適意甚好之後為南平太守去官居作唐縣界玄輔政及篡位屢召不下宋武帝以為車騎從事中郎徐州中從事史征西將軍道規諮議參軍時府主簿宋協亦有高趨道規竝以事外相期嘗共酣飲敬弘因醉失禮為外司所白道規即便引還重申初讌永初中累遷吏部尚書敬弘每被召即便祇奉既到宜退旋復解官武帝嘉其志不苟違也除廬

陵王師加散騎常侍自陳無德不可師範令王固讓不拜元嘉三年爲尚書僕射開署文案初不省讀嘗豫聽訟上問疑獄敬弘不對上變色問左右何故不以訛牒副僕射敬弘曰臣乃得訛牒讀之正自不解上甚不悅雖加禮敬亦不以時務及之六年遷尚書令固讓表求還東上不能奪改授侍中特進左光祿大夫給親信三十人及東歸車駕幸冶亭餞送十二年徵爲太子少傅敬弘詣都上表固辭不拜東歸上時不豫自力見焉十六年以爲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侍中如故又詣都表辭竟不拜東歸二十三年復申前命復辭明年薨於餘杭之舍亭山年八十八順帝昇明三年追謚文貞公敬弘形狀短而起坐端方栢玄謂之彈棊發八勢所居舍亭山林澗環周備登臨之美故時人謂之王東山文帝常問爲政得失對曰天下有道庶人不議上高其言左右嘗使二老婦女戴五條辮著青紋袴羅飾以朱粉女適尚書僕射何尚之弟述之敬弘嘗往何氏看女遇尚之不在因寄齋中卧俄頃尚之還敬弘還使二婦女守閤

不聽尚之入云正熱不堪相見君可且去尚之於是移於他室上將爲廬陵王納其女辭曰臣女幼旣許孔淳之息子恢之被召爲祕書郎敬弘求爲奉朝請與恢之書曰彼祕書有限故有競朝請無限故無競吾欲使汝處不競之地文帝嘉之竝見許敬弘見兒孫歲中不過一再相見見輒尅日未嘗教子孫學問各隨所欲人或問之荅曰丹朱不應乏教甯越不聞被捶恢之位新安太守嘗請假定省敬弘尅日見之至日輒不果假日將盡恢之求辭敬弘呼前至閣復不見恢之於閣外拜辭流涕而去恢之弟瓚之位吏部尚書金紫光祿大夫謚貞子瓚之弟昇之位都官尚書瓚之子秀之

秀之字伯奮幼時祖父敬弘愛其風采仕宋爲太子舍人父卒廬於墓側服闋復職吏部尚書褚彥回欲與結婚秀之不肯以此頻爲兩府外兵參軍後爲晉平太守暮年求還或問其故荅曰此郡沃壤珍阜日至人所昧者財財生則禍遂智者不昧財亦不逐禍吾山資已足豈可久留以妨賢路乃上表請代時人以爲王晉平恐

富求歸仕齊爲豫章王嶷驃騎長史嶷於荊州
立學以秀之領儒林祭酒武帝即位累遷侍中
祭酒轉都官尚書秀之祖父敬弘性貞正徐羨
之傅亮當朝不與來往及致仕隱吳興與秀之
父瓚之書深勗以靜退瓚之爲五兵尚書未嘗
詣一朝貴江湛謂何偃曰王瓚之今便是朝隱
及柳元景顏師伯貴要瓚之竟不候之至秀之
爲尚書又不與王儉款接三世不事權貴時人
稱之轉侍中領射聲校尉出爲隨王鎮西長史
南郡內史後爲輔國將軍吳興太守秀之先爲

南傳中

諸王長史行事便歎曰仲祖之識見於已多便
無復仕進止營理舍亭山宅有終焉之志及除
吳興郡隱業所在心願爲之到郡脩舊山移置
輜重隆昌元年卒遺令朱服不得入棺祭則酒
脯而已世人以僕妾直靈助哭當由喪主不能
淳至欲以多聲相亂魂而有靈吾當笑之謚曰
簡子

延之字希季昇之子也少靜默不交人事仕宋
爲司徒左長史清貧居宇穿漏褚彥回以啓宋
明帝即敕材官爲起三間齋屋歷吏部尚書尚

書左僕射宋德既衰齊高帝輔政朝野之情人懷彼此延之與尚書令王僧虔中立無所去就時人語曰二王居平不送不迎高帝以此善之昇明三年出爲江州刺史加都督齊建元元年進號鎮南將軍延之與金紫光祿大夫阮韜俱宋領軍將軍劉湛外甥竝有早譽湛甚愛之曰韜後當爲第一延之爲次也延之甚不平每致餉下都韜與朝士同例高武聞之與延之書曰韜云卿未嘗有別意當由劉家月旦故邪韜字長明陳留人晉金紫光祿大夫裕玄孫也爲南兗州別駕刺史江夏王義恭逆求資費錢韜曰此朝廷物執不與宋孝武選侍中四人竝以風貌王或謝莊爲一雙韜與何偃爲一雙常充兼假至始興王師卒延之居身簡素清淨寡慾凡所經歷務存不擾在江州祿俸外一無所納獨處齋內未嘗出戶吏人罕得見焉雖子弟亦不妄前時時見親舊未嘗及世事從容談詠而已後爲尚書左僕射尋領竟陵王師卒謚簡子綸之字元章爲安成王記室參軍偃仰召會退居僚末司徒袁粲聞而歎曰格外之官便今

日爲重貴游居此位者遂以不掌文記爲高自
綸之始也齊永明中歷位侍中出爲豫章太守
下車祭徐孺子許子將墓圖畫陳蕃華歆謝鯤
像於郡朝堂爲政寬簡稱良二千石武帝幸琅
邪城綸之與光祿大夫全景文等二十一人坐
不參承爲有司奏免官後位侍中都官尚書卒
自敬弘至綸之竝方嚴皆尅日乃見子孫蓋家
風也綸之子昕有業行居父憂過禮謝滯欲遣
參之孔珪曰何假參此豈有全理以憂卒

峻字茂遠秀之子也少美風姿善容止仕齊爲

南齊書

卷六

桂陽內史梁天監初爲中書侍郎武帝甚悅其
風采與陳郡謝覽同見賞擢累遷侍中吏部尚
書處選甚得名譽峻性詳雅無趨競心嘗與謝
覽約官至侍中不復謀進仕覽自吏部尚書出
爲吳興郡平心不畏強禦亦由處俗情薄故也
峻爲侍中已後雖不退身亦淡然自守無所營
務遷金紫光祿大夫未拜卒謚惠子子琮爲國
子生尚始興王女繁昌主琮不慧爲學生所嗤
遂離婚峻謝王王曰此自上意僕極不願如此
峻曰下官曾祖是謝仁祖外孫亦不藉殿下姻

構爲門戶耳

王鎮之傳

王鎮之字伯重晉司州刺史胡之之從孫而裕之之從祖弟也祖耆之位中書郎父隨之上虞令鎮之爲剡上虞令竝有能名栢玄輔晉以爲大將軍錄事參軍時三吳飢荒遣鎮之銜命賑卹而會稽內史王愉不奉符旨鎮之依事糾奏愉子綏玄之外甥當時貴盛鎮之爲所排抑以母老求補安成太守以母憂去職在官清絜妻子無以自反乃棄官致喪還上虞舊墓葬畢爲

南傳十四

七

子標之求安復令隨子之官服闋爲征西道規司馬南平太守後爲御史中丞執正不撓百寮憚之出爲建威將軍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加都督宋武帝謂人曰鎮之少著清績必將繼美吳隱嶺南弊俗非此不康也在鎮不受俸祿蕭然無營去官之日不異初至武帝初建相國府爲諮議參軍領錄事善於吏職嚴而不殘遷宋臺祠部尚書武帝踐祚卒於宣訓衛尉弟弘之弘之字方平少孤貧爲外祖徵士何準所撫育從叔獻之及太原王恭竝貴重之仕晉爲司徒

主簿家貧性好山水求爲烏傷令栢玄輔晉栢謙以爲衛軍參軍時殷仲文還姑熟祖送傾朝謙要弘之同行荅曰凡祖離送別必在有情下官與殷風馬不接無緣卮從謙貴其言母隨兄鎮之之安城郡弘之解職同行義熙中何無忌及宋武帝辟召一無所就家在會稽上虞從兄敬弘爲吏部尚書奏弘之爲太子庶子不就文帝即位敬弘爲尚書左僕射陳弘之高行徵爲通直散騎常侍又不就敬弘嘗解貂裘與之即著以採藥性好釣上虞江有一處名三石頭弘之常垂綸於此經過者不識之或問漁師得魚賣不弘之曰亦自不得得亦不賣日夕載魚入上虞郭經親故門各以一兩頭置門內而去始寧沃川有佳山水弘之又依巖築室謝靈運顏延之竝相欽重靈運與廬陵王義真牋曰會境旣豐山水是以江左嘉遁竝多居之至若王弘之拂衣歸耕踰歷三紀孔淳之隱約窮岫自始迄今阮萬齡辭事就閑纂戎先業旣遠同義唐亦激貪厲競若遣一个有以相存真可謂千載盛美也弘之元嘉四年卒顏延之欲爲作誄書

與其子曇生曰君家高世之善有識歸重豫染
豪翰所應載述况僕託慕末風竊以叙德為事
但恨短筆不足書美誅竟不就曇生好文義以
謙和見稱歷吏部尚書太常卿孝武末為吳興
太守明帝初興與四方同逆戰敗歸降被宥終
於中散大夫阮萬齡陳留尉氏人祖思曠左光
祿大夫父寧黃門侍郎萬齡少知名為孟昶建
威長史時袁豹江夷相係為昶司馬時人謂昶
府有三素望萬齡家在會稽剡縣頗有素情位
左戶尚書太常出為湘州刺史無政績後為散
騎常侍金紫光祿大夫卒曇生弟普曜位祕書
監普曜子晏

晏字休默一字士彥仕宋初為建安國左常侍
稍至車騎晉熙王燮安西板晏主簿時齊武帝
為長史與晏相遇府轉鎮西板晏為記室沈攸
之事難隨武帝鎮益城齊高帝時威權雖重而
衆情猶有疑惑晏便專心奉事軍旅書翰皆見
委性甚便僻漸見親待常參議機密建元初為
太子中庶子武帝在東宮專斷朝事多不聞啓
晏慮及罪稱疾自疎武帝即位為長史兼侍中

意任如舊遷侍中祭酒遭母喪起爲司徒左長史晏父普曜籍晏勢多歷通官普曜卒晏居喪有禮永明六年爲丹楊尹晏位任親重自豫章王嶷尚書令王儉皆降意接之而晏每以踈漏被責連稱疾久之轉爲江州刺史泣不願出留爲吏部尚書太子右率終以舊恩見寵時尚書令王儉雖貴而踈晏旣領選權行臺閣與儉頗不平儉卒禮官欲依王導謚爲文獻晏啓上曰導乃得此謚但宋來不加素族謂親人曰平頭憲事已行矣十一年爲右僕射領太孫右衛率

武帝崩遺旨以尚書事付晏及徐孝嗣鬱林即位轉左僕射及明帝謀廢立晏便響應接奉轉尚書令封曲江縣侯給鼓吹一部甲仗五十人入殿時明帝形勢已布而莫敢先言蕭謚兄弟握兵權遲疑未決晏頻三夜微步詣謚議時人以此窺之明帝與晏東府語及時事晏撫掌曰公常言晏怯今定如何建武元年進號驃騎大將軍給班劍二十人又加兵百人領太子少傅進爵爲公以魏軍動給兵千人晏篤於親舊爲時所稱至是自謂佐命惟新言論常非武帝故

事衆始怪之明帝雖以事際須晏而心相疑斤
料簡武帝中詔得與晏手詔三百餘紙皆是論
國家事永明中武帝欲以明帝代晏領選晏啓
曰鸞清幹有餘然不諳百氏恐不可居此職乃
止及見此詔愈猜薄之帝初即位始安王遙光
便勸誅晏帝曰晏於我有勲且未有罪遙光曰
晏尚不能爲武帝安能爲陛下帝默然變色時
帝嘗遣心腹左右陳世範等出塗巷采聽異言
由是以晏爲事晏性浮動志欲無慝自謂旦夕
開府又望錄尚書每謂人曰徐公應爲令又和
徐詩云槐序候方調其名位在徐前若三槐則
晏不言自顯人或譏之晏人望未重又與上素
疎中興初雖以事計委任而內相疑阻晏無防
意旣居朝端事多專決內外要職竝用周旋門
義每與上爭用人數呼相工自視云當大貴與
客語好屏人上聞疑晏欲反遂有誅晏意有鮮
于文粲與晏子德元往來密探朝旨告晏有異
志又左右單景雋陳世範等采巫覡言啓上云
晏懷異圖是時南郊應親奉景雋等言晏因此
與武帝故主帥於道中竊發會獸犯郊壇帝愈

懼未郊前一日上乃停行先報晏及徐孝嗣孝
嗣奉旨而晏陳郊祀事大必宜自力景儻言位
見信元會畢乃召晏於華林省誅之下詔顯其
罪稱以河東王鉉識用微弱欲令守以虛器竝
令收付廷尉晏之爲負外郎也父普曜齋前栢
樹忽變成梧桐論者以爲梧桐雖有栖鳳之美
而失後凋之節及晏敗果如之又未敗前見屋
椽子悉是大蛇就視之猶木也晏惡之乃以紙
裹椽子猶紙內搖動簌簌有聲又於北山廟荅
賽夜還晏醉部伍人亦飲酒羽儀錯亂前後十
餘里中不復禁制識者云此不復久也未幾而
敗晏子德元有意尚位車騎長史德元初名湛
武帝曰劉湛江湛竝不善終此非佳名也晏乃
改之至是及誅晏弟詡位少府卿敕未登黃門
郎不得畜女伎詡與射聲校尉陰玄智坐畜伎
免官禁錮十年敕特原詡亦篤舊後拜廣州刺
史晏誅上遣殺之

思遠晏從父弟也父羅雲平西長史思遠八歲
父卒祖弘之及外祖新安太守羊敬元竝栖退
高尚故思遠少無仕心宋建平王景素辟南徐

州主簿深見禮遇景素被誅左右離散思遠親
視殯葬手種松柏與廬江何昌寓沛郡劉璉上
表理之事感朝廷景素女廢爲庶人思遠分衣
食以相資贍年長爲備筭總訪求素對傾家送
遣齊建元初歷竟陵王司徒錄事參軍太子中
舍人文惠太子與竟陵王子良素好士竝蒙賞
接思遠求出爲遠郡除建安內史長兄思玄卒
思遠友于甚至表乞自解不許及祥日又固陳
武帝乃許之仍除中書郎大司馬諮議詔舉士
竟陵王子良薦思遠及吳郡顧暉之陳郡殷叡
時邵陵王子貞爲吳郡除思遠爲吳郡丞以本
官行郡事論者以爲得人後拜御史中丞臨海
太守沈昭略贓私思遠依事劾奏明帝及思遠
從兄晏昭略叔父文季竝請止之思遠不從案
事如故建武中遷吏部郎思遠以晏爲尚書令
不欲竝居內臺權要之職上表固讓乃改授司
徒左長史初明帝廢立之際思遠謂晏曰兄荷
武帝厚恩今一旦贊人如此事彼或可以權計
相須未知兄將何以自立及此引決猶可保全
門戶不失後名晏曰方噉粥未暇此事及拜驃

騎會子弟謂思遠兄思徵曰隆昌之末阿戎勸
吾自裁若用其語豈有今日思遠遽應曰如阿
戎所見猶未晚也晏旣不能謙退位處朝端事
多專斷內外要職竝用門生帝外迹甚美內相
疑異思遠謂曰時事稍異兄覺不凡人多拙於
自謀而巧於謀人晏默然不荅思遠退後晏方
歎曰天下人遂勸人自殺旬日晏及禍明帝後
知思遠有此言謂江祐曰王晏早用思遠語當
不至此思遠立身簡潔諸客有詣已者覘知衣
服垢穢方便不前形儀新楚乃與促膝雖然及

南傳七

高

去之後猶令二人交帚拂其坐處明帝從祖弟
季敞性甚豪縱使詣思遠令見禮度都水使者
季珪之常曰見王思遠終日匡坐不妄言笑簪
帽衣領無不整潔便憶丘明士見明士蓬頭散
帶終日酣醉吐論從橫唐突卿宰便復憶見思
遠言其兩反也上旣誅晏思遠遷爲侍中掌優
策及起居注卒年四十九贈太常謚曰貞子思
遠與顧暉之善暉之卒後家貧思遠迎其妻子
經恤甚至暉之字士明少孤好學有義信位太
子中舍人兼尚書左丞

王韶之傳

王韶之字休泰胡之從孫而敬弘從祖弟也祖羨之鎮軍掾父偉之少有志尚當世詔命表奏輒手自書寫泰元隆安時事大小悉撰錄位本國郎中令韶之家貧好學嘗三日絕糧而執卷不輟家人謂之曰困窮如此何不耕荅曰我常自耕耳父偉之爲烏程令韶之因居縣境好史籍博涉多聞初爲衛將軍謝琰行參軍得父舊書因私撰晉安帝陽秋及成時人謂宜居史職即除著作佐郎使續後事訖義熙九年善叙事

辭論可觀遷尚書祠部郎晉帝自孝武以來常居內殿武官主書於中通呈以省官一人管詔誥往西省因謂之西省郎傅亮羊徽相代在職義熙十一年宋武帝以韶之博學有文辭補通直郎領西省事轉中書侍郎晉安帝之崩武帝使韶之與帝左右密加酖毒恭帝即位遷黃門侍郎領著作西省如故凡諸詔黃皆其辭也武帝受命加驍騎將軍黃門如故西省職解復掌宋書坐璽制謬誤免黃門事在謝晦傳韶之爲晉史序王珣貨殖王廞作亂珣子弘廞子華竝

貴顯韶之懼爲所陷深附結徐羨之傳亮等少
帝即位遷侍中出爲吳郡太守羨之被誅王弘
入相領揚州刺史弘雖與韶之不絕諸弟未相
識者皆不復往來韶之在郡常慮爲弘所繩夙
夜勤勵政績甚美弘亦抑其私憾文帝兩嘉之
韶之稱爲良守徵爲祠部尚書加給事中坐去
郡長取送故免官後爲吳興太守卒撰孝傳三
卷文集行於世宋廟歌辭韶之所制也子曄位
臨賀太守

王悅之傳

南傳十四

十一

王悅之字少明晉右軍將軍羲之曾孫也祖獻
之中書令父靖之司徒左長史爲劉穆之所厚
就穆之求侍中如此非一穆之曰卿若不求久
自得之遂不果悅之少厲清操亮直有風檢爲
吏部郎隣省有會同者遺悅之餅一甌辭不受
曰此費誠小然少來不願當之宋明帝泰始中
爲黃門郎御史中丞上以其廉介賜良田五頃
以爲侍中在門下盡其心力掌檢校御府太官
太醫諸署時承奢汰之後姦竊者衆悅之按覆
無所避得姦巧甚多於是衆署共呪詛悅之病

甚怕見兩烏衣人捶之及卒上乃收典掌者十許人桎梏之送淮陰密令度瓜步江投之中流

王淮之傳

王淮之字元魯晉尚書僕射彬玄孫也曾祖彪之位尚書令祖臨之父納之竝御史中丞彪之博聞名識練悉朝儀自是家世相傳竝諳江左舊事緘之青箱世謂之王氏青箱學淮之兼明禮傳贍於文辭栢玄篡位以爲尚書祠部郎宋武帝起兵爲太尉主簿出爲山陰令有能名預討盧循功封都亭侯宋臺建除御史中丞爲百

僚所憚自彪之至淮之四世居此職淮之嘗作五言詩范泰嘲之卿唯解彈事耳淮之正色荅猶差卿世載雄狐坐世子左衛率謝靈運殺人

不舉免官武帝受命拜黃門侍郎永初中奏曰鄭玄注禮三年之喪二十七月而吉古今學者多謂得禮之宜晉初用王肅議祥禫共月故二十五月而除遂以爲制江左以來準晉朝施用搢紳之士多遵玄義夫先王制禮以大順羣心喪也寧戚著自前經今大宋開泰品物遂理愚謂宜同即物情以玄義爲制朝野一禮則家無

殊俗從之元嘉中歷位侍中都官尚書改領吏部出爲丹楊尹准之究識舊儀問無不對時大將軍彭城王義康錄尚書事每歎曰何須高論玄虛正得如王准之兩三人天下便足然寡風素情怕急不爲時流所重撰儀注咸見遵用卒贈太常子輿之征虜主簿輿之子進之仕齊位給事黃門侍郎扶風太守梁武帝之舉兵也所在響應隣郡多請進之同遣脩謁進之曰非吾志也竟不行武帝嘉之梁臺建歷尚書左丞廣平天門二郡太守左衛將軍封建寧公進之子

清位散騎常侍金紫光祿大夫鎮東府長史新野東陽二郡太守安南將軍封中盧公承聖末陳武帝殺太尉王僧辯遣文帝攻僧辯壻杜龕龕告難於清引兵援龕大敗陳文帝於吳興追奔至晉陵時廣州刺史歐陽頎亦同清援龕中更改異殺清而歸陳武帝子猛

猛字世雄本名勇五歲而父清遇害陳文帝軍度浙江訪之將加夷滅母韋氏攜之遁于會稽遂免及長勤學不倦博涉經史兼習孫吳兵法以父遇酷終文帝之世不聽音樂蔬食布衣以

喪禮自處宣帝立乃始求位太建初釋褐鄱陽王府中兵參軍再遷永陽王府錄事參軍猛慷慨常慕功名先是上疏陳安邊拓境之策甚見嘉納至是詔隨大都督吳明徹略地以軍功封應陽縣子累遷太子右衛率徙晉陵太守威惠兼舉姦盜屏跡富商野次云以付王府君郡人歌之以比漢之趙廣漢至德初徵爲左驍騎將軍加散騎常侍深見信重時孔範施文慶等竝相與比周害其梗直議將出之而未有便會廣州刺史馬靖不受徵乃除猛都督東衡州刺史領始興內史與廣州刺史陳方慶共取靖猛至即禽靖送建鄴進爵爲公加先勝將軍平越中郎將大都督發廣桂等二十州兵討嶺外荒梗所至皆平禎明二年詔授鎮南大將軍都督二十四州諸軍事尋命徙鎮廣州未之鎮而隋師濟江猛惣督所部赴援時廣州刺史臨汝侯方慶西衡州刺史衡陽王伯信竝隸猛督府各觀望不至猛使高州刺史戴智烈清遠太守曾孝遠各以輕兵就斬之而發其兵及聞臺城不守乃舉哀素服藉橐不食歎曰申包胥獨何人哉

因勒兵緣江拒守以固誠節及審後主不死乃遣其部將辛昉馳驛赴京師歸款隋文帝大悅謂昉曰猛懷其舊主送故情深即是我之誠臣保守一方不勞兵甲又是我之功臣即日拜昉開府儀同三司仍詔猛與行軍總管韋洸便留嶺表經略猛母妻子先留建鄴因隨後主入京詔賜宅及什物甚厚別資物一千段及遣璽書勞猛仍討平山越馳驛奏聞時文帝幸河東會猛使至大悅楊素賀因曰昔漢武此地聞喜用改縣名王猛今者告捷遠符前事於是又降璽書褒賞以其長子繕爲開府儀同三司猛尋卒於廣州文帝聞而痛之遣使弔祭贈上開府儀同三司封歸仁縣公命其子繕襲仍授普州刺史仁壽元年繕弟續表陳猛志求葬關中詔許之仍贈使持節大將軍宋州刺史三州諸軍事謚曰成納之弟瓌之字道茂位司空諮議參軍瓌之子遂之

遂之字宣約少禮學博聞仕宋位吳令昇明末尚書右僕射王儉重儒術遂之以著作郎兼尚書左丞參定齊國儀體初儉撰古今喪服集記

遂之難儉十一條更撰世行五卷國學久廢齊
建元二年遂之先上表立學轉國子博士又兼
著作永明起居注後位南康相光祿大夫加給
事中遂之率素衣裳不澣几案塵墨年老手不
釋卷建武二年卒從弟珪之位長水校尉撰齊
職儀永明九年其子中軍參軍顥啓上其書凡
五十卷詔付祕閣

素字休業彬五世孫而遂之族子也高祖翹之
晉光祿大夫曾祖望之祖泰之竝不仕父元弘
位平固令素少有志行家貧母老隱居不仕宋
孝建大明泰始中屢徵不就聲譽甚高山中有
蛭清長聽之使人不厭而其形甚醜素乃爲蛭
賦以自況卒年五十四

論曰昔晉初度江王導卜其家世郭璞云淮流
竭王氏滅觀夫晉氏以來諸王冠冕不替蓋亦
人倫所得豈唯世祿之所傳乎及于陳亡之年
淮流實竭曩時人物掃地盡矣斯乃興亡之兆
已有前定天之所廢豈智識之所謀乎

列傳第十四

南史二十四

列傳第十五

南史二十五



王懿

到彦之

孫撫

沉從兄慨

洽

洽子仲舉

垣護之

弟子崇祖

崇祖從兄榮祖

張興世

子欣泰

王懿傳

王懿字仲德太原祁人自言漢司徒允弟幽州刺史懋七世孫也祖宏仕石季龍父苗仕符堅皆至二千石仲德少沈審有意略事母甚謹學通陰陽精解聲律符氏之敗仲德年十七及兄歡同起義兵與慕容垂戰敗仲德被重創走與家屬相失路經大澤困未能去卧林中有一小兒青衣年可七八歲騎牛行見仲德驚曰漢已食未仲德言飢小兒去須臾復來得飯與之食畢欲行而暴雨莫知津逗有一白狼至前仰天而號號訖銜仲德衣因度水仲德隨後得濟與歡相及度河至滑臺復為翟遼所留使為將帥積年仲德欲南歸乃棄遼奔大山遼追騎急夜行忽見前有猛炬導之乘火行百許里以免晉大元末徙居彭城兄弟名犯晉宣元二帝諱故皆以字行歡字元德北土重同姓並謂之骨肉有遠來相投者莫不竭力營贍若有一人不至

者以爲不義不爲鄉邑所容仲德聞王愉在江南貴盛是太原人乃遠來歸愉愉接遇甚薄因至姑熟投栢玄值玄篡見輔國將軍張暢言及世事仲德曰自古革命誠非一族然今之起者恐不足以濟大事元德果勁有計略宋武帝甚知之告以義舉使於都下襲玄仲德聞其謀謂元德曰天下事不可不密且兵亦不貴遲巧玄情無遠慮好冒夜出入今取之正須一夫力耳事泄元德爲玄誅仲德竄走會義軍尅建鄴仲德抱元德子方回出候武帝帝於馬上抱方回

與仲德相對號慟追贈元德給事中封安復縣侯以仲德爲鎮軍中兵參軍武帝伐廣固仲德爲前驅戰輒破之大小二十餘戰盧循寇逼衆議並欲遷都仲德作色曰今天子當陽南面明公命世作輔新建大功威震六合袂冠豸窠恃我遠征旣聞凱入將自奔散今自投草莽則同匹夫匹夫號令何以威物此謀若立請從此辭帝悅及武帝與循戰於左里仲德功冠諸將封新淦縣侯義熙十二年北伐進仲德征虜將軍加冀州刺史督前鋒諸軍事冠軍將軍檀道濟

龍驤將軍王鎮惡向洛陽寧朔將軍劉遵考建
武將軍沈林子出石門寧朔將軍朱超石胡藩
向半城咸受統於仲德仲德率龍驤將軍朱牧
寧遠將軍竺靈秀嚴綱等開鉅野入河乃惣衆
軍進據潼關長安平以仲德爲太尉諮議參軍
武帝欲遷都洛陽衆議咸以爲宜仲德曰非常
之事人所駭今暴師經載士有歸心故當以建
鄴爲王基遷都宜候文軌大同帝深納之使衛
送姚泓先還彭城武帝受命累遷徐州刺史加
都督元嘉中到彥之北侵仲德同行魏棄河南

司兗三州平定三軍咸喜而仲德有憂色曰諸
賢不諳北土情僞必墮其計諸軍進屯靈昌魏
軍於委粟津度河武牢洛陽並不守彥之聞二
城並沒欲焚舟步走仲德曰洛陽旣敗武牢無
以自立理數必然也去我猶自千里滑臺尚有
強兵若便舍舟士卒必散且當入濟至馬耳谷
口更詳所宜乃回軍汭濟南歷城步上焚舟棄
甲還至彭城仲德坐免官尋與檀道濟救滑臺
糧盡乃歸自是復失河南九年又爲徐州刺史
仲德三臨徐州威德著於彭城立佛寺作白狼

童子像於塔中以在河北所遇也進號鎮北大將軍十五年卒謚曰栢侯亦於廟立白狼童子壇每祭必祠之子正循嗣爲家僮所殺仲德兄孫文和景和中爲征北義陽王昶府佐昶於彭城奔魏部曲皆散文和獨送至界上昶謂曰諸人皆去卿有老母何獨不去文和乃去昇明中爲巴陵內史沈攸之事起文和斬其使馳白齊武帝及齊永明年中歷青冀兗益四州刺史

到彥之傳

到彥之字道豫彭城武原人楚大夫屈到後也

南齊書卷之五

宋武帝討孫恩以鄉里樂從每有戰功義旗將起彥之家在廣陵臨川武烈王道規尅栢玃彥之時近行聞事捷馳歸而道規已南度江倉卒晚方獲濟及至京口武帝已向建鄴孟昶居守留之及見武帝被責不自陳昶又不申理故不加官義熙元年補鎮軍行參軍六年盧循逼都彥之與檀道濟掩循輜重與循黨荀林戰敗免官後以軍功封佷山縣子爲太尉中兵參軍驃騎將軍道憐鎮江陵以彥之爲驃騎諮議參軍尋遷司馬南郡太守又從文帝西鎮除使持節

南蠻校尉武帝受命進爵爲侯彥之佐守荆楚垂二十載威信爲士庶所懷及文帝入奉大統以徐羨之等新有篡虐懼欲使彥之領兵前驅彥之曰了彼不貳便應朝服順流若使有虞此師旣不足恃更開嫌隙之端非所以副遠邇之望也會雍州刺史褚叔度卒乃遣彥之權鎮襄陽羨之等欲即以彥之爲雍州上不許徵爲中領軍委以戎政彥之自襄陽下謝晦已至鎮慮彥之不過已彥之至楊口步往江陵深布誠款晦亦厚自結納彥之留馬及利劍名刀以與晦

晦由此大安元嘉三年討晦進彥之鎮軍於彭城洲戰不利咸欲退還夏口彥之不回會檀道濟至晦乃敗走江陵平因監荊州州府事改封建昌縣公其秋遷南豫州刺史監六州諸軍事鎮歷陽上於彥之恩厚將加開府欲先令立功七年遣彥之制督王仲德竺靈秀尹冲段宏趙伯符竺靈真庾俊之朱脩之等北侵自淮入泗泗水峻日裁行十里自四月至七月始至東平須昌縣魏滑臺武牢洛陽守兵竝走彥之留朱脩之守滑臺尹冲守武牢杜驥守金墉十月魏

軍向金墉城次至武牢杜驥奔走尹冲衆潰而死魏軍仍至滑臺時河水將合糧食又罄彥之先有目疾至是動將士疾疫乃回軍焚舟步至彭城初遣彥之資實甚盛及還凡百蕩盡府藏爲空文帝遣檀道濟北救滑臺收彥之下獄免官兗州刺史竺靈秀棄軍伏誅明年夏起爲護軍九年復封邑固辭明年卒乃復先戶邑謚曰忠公孝建三年詔彥之與王華王曇首配食文帝廟庭長子元度位益州刺史少子仲度嗣位驃騎從事中郎兄弟竝有才用皆早卒仲度

子撫

撫字茂謙襲爵建昌公宋明帝立欲收物情以撫功臣之後自長兼左戶郎中擢爲太子洗馬撫資藉豪富厚自奉養供一身一月十萬宅宇山池伎妾姿藝皆窮上品才調流贍善納交游愛伎陳玉珠明帝遣求不與逼奪之撫頗怨帝令有司誣奏將殺之撫入獄數宿鬚鬢皆白免死繫尚方奪封與弟賁撫由是更以貶素自立明帝崩弟賁讓封還撫朝議許之弟遁元徽中爲南海太守在廣州昇明元年沈攸之反刺史

陳顯達起兵應朝廷遁猶豫見殺遁家人在都
從野夜歸見兩三人持堊斂其家門須臾而滅
明日而遁死問至搗懼詣齊高帝謝即拔搗武
帝中軍諮議將軍建元初國除武帝即位累遷
司徒左長史宋時武帝與搗同從宋明帝射雉
郊野渴倦搗得早青瓜與上對剖食之上又數
游搗家懷其舊德至是一歲三遷永明元年爲
御史中丞車駕幸丹楊郡宴飲搗恃舊酒後狎
侮同列謂庾杲之曰蠢爾蠻荆其俗鄙復謂虞
棕曰斷髮文身其風陋王晏旣貴雅步從容又

問曰王散騎復何故爾晏先爲國常侍轉負外
散騎郎此二職清華所不爲故以此嘲之王敬
則執楨查以刀子削之又曰此非元徽頭何事
自契之爲左丞庾杲之所紕以贖論再遷左衛
將軍隨王子隆帶彭城郡搗問訊不脩部下敬
爲有司舉免官後爲五兵尚書廬陵王中軍長
史卒子沉嗣

沉字茂瀼幼聰敏五歲時父搗於屏風抄古詩
沉請教讀一遍便能諷誦及長善屬文工篆隸
美風神容止可悅梁天監初爲征虜主簿東宮

建以爲太子洗馬時文德殿置學士省召高才
碩學待詔沆通籍焉武帝宴華光殿命羣臣賦
詩獨詔沆爲二百字三刻便成沆於坐立奏其
文甚美俄以洗馬管東宮書記及散騎省優策
文三年詔尚書郎在職清能者爲侍郎以沆爲
殿中曹侍郎此曹以文才選沆從父兄漑洽並
有才名時相代爲之見榮當世遷太子中舍人
沆爲人謙敬口不論人短任昉范雲皆與善後
卒於北中郎諮議參軍所著詩賦百餘篇

漑字茂灌搗弟子也父坦齊中書郎漑少孤貧

與兄沼弟洽俱知名起家王國左常侍樂安任
昉大相賞好坦提攜漑洽二人廣爲聲價所生
母魏本寒家悉越中之資爲二兒推奉昉梁天
監初昉出守義興要漑洽之郡爲山澤之遊昉
還爲御史中丞後進皆宗之時有彭城劉孝綽
劉苞劉瑯吳郡陸倕張率陳郡殷芸沛國劉顯
及漑洽車軌日至號曰蘭臺聚陸倕贈昉詩云
和風雜美氣下有真人遊壯矣荀文若賢哉陳
太丘今則蘭臺聚萬古信爲儔任君本達識張
子復清脩既有絕塵到復見黃中劉時謂昉爲

任君比漢之三君到則漑兄弟也除尚書殿中
郎後爲建安太守昉以詩贈之求二衫段云鐵
錢兩當一百易代名實爲惠當及時無待涼秋
日漑荅云余衣本百結閩中徒八蠶假令金如
粟詎使廉夫貪還爲太子中舍人漑長八尺眉
目如點白皙美鬚髯舉動風華善於應荅上用
爲通事舍人中書郎兼吏部太子中庶子湘東
王繹爲會稽太守以漑爲輕車長史行府郡事
武帝勅繹曰到漑非直爲汝行事足爲汝師漑
嘗夢武帝遍見諸子至湘東而脫帽與之於是
密敬事焉遭母憂居喪盡禮所處廬開方四尺
毀瘠過人服闋猶蔬食布衣者累載歷御史中
丞都官左戶二尚書掌吏部尚書時何敬容以
令參選事有不允漑輒相執敬容謂人曰到漑
尚有餘臭遂學作貴人敬容日方貴寵人皆下
之漑許之如初漑祖彥之初以擔糞自給故世
以爲譏云後省門鳴尾被震漑左遷光祿大夫
所蒞以清白自脩性又率儉不好聲色虛室單
牀傍無姬侍冠履十年一易朝服或至穿補傳
呼清路示有朝章而已後爲散騎常侍侍中國

子祭酒表求列武帝所撰正言於學請置正言
助教二人學生二十八尚書左丞賀琛又請加
置博士一人漑特被武帝賞接每與對棊從夕
達旦或復失寢加以低睡帝詩嘲之曰狀若喪
家狗又似縣風槌當時以爲笑樂漑弟居近淮
水齋前山池有竒礪石長一丈六尺帝戲與賭
之并禮記一部漑並輸焉未進帝謂朱异曰卿
謂到漑所輸可以送未歛板對曰臣旣事君安
敢失禮帝大咲其見親愛如此石即迎置華林
園宴殿前移石之日都下傾城縱觀所謂到公

石也漑奕棊入第六品常與朱异韋黯於御坐
校棊比勢復局不差一道後因疾失明詔以金
紫光祿大夫散騎常侍就養疾漑少有美名遂
不爲僕射人爲之恨漑澹如也家門雍睦兄弟
特相友愛初與弟洽恒共居一齋洽卒後便捨
爲寺蔣山有延賢寺漑家世所立漑所得俸祿
皆充二寺因斷腥膻終身蔬食別營小室朝夕
從僧徒禮誦武帝每月三致淨饌恩禮甚篤性
不好交游唯與朱异劉之遴張綰同志友密及
卧疾門可羅雀唯三人每歲時恒鳴騶枉道以

相存問置酒極歡而去太清二年卒臨終託張
劉勒子孫薄葬之禮曰氣絕便斂斂以法服先
有冢窆斂竟便葬不須擇日凶事必存約儉孫
姪不得違言便屏家人請僧讀經贊唄及卒顏
色如恒手屈二指即佛道所云得果也時朝廷
多事遂無贈謚有集二十卷行於時子鏡字圓
照初在孕其母夢懷鏡及生因以名焉鏡五歲
便口授爲詩婉有辭況位太子舍人作七悟文
甚美先漑卒鏡子蓋早聰慧位尚書殿中郎嘗
從武帝幸京口登北顧樓賦詩蓋受詔便就上

南十五

十一

以示漑曰蓋定是才子翻恐卿從來文章假手
於蓋因賜綃二十疋後漑每和御詩上輒手詔
戲漑曰得無貽厥之力乎又賜漑連珠曰硯磨
墨以騰文筆飛毫以書信如飛蛾之赴火豈焚
身之可吝必耄年其已及可假之於少蓋其見
知賞如此後除丹楊尹丞太清亂赴江陵卒漑
弟洽

洽字茂洽清警有才學父坦以洽無外家乃求
娶於羊玄保以爲外氏洽年十八爲徐州迎西
曹行事謝朓文章盛於一時見洽深相賞好每

稱其兼資文武眇後為吏部欲薦之洽覩時方
亂深相拒絕遂築室巖阿幽居積歲時人號曰
居士任昉與洽兄沼溉竝善嘗訪洽於田舍歎
曰此子日下無雙遂申拜親之禮梁武帝嘗問
待詔丘遲曰到洽如何沆溉遲曰正情過於沆
文章不減溉加此清言殆將難及即召為太子
舍人御幸華光殿詔洽及沆蕭琛任昉侍宴賦
二十韻詩以洽辭為工賜綰二十疋上謂昉曰
諸到可謂才子昉曰臣常竊議宋得其武梁得
其文遷司徒主簿直待詔省敕使抄甲部書為
十二卷遷尚書殿中郎後為太子中舍人與庶
子睦倕對掌東宮管記俄為侍讀侍讀省仍置
學士二人洽充其選遷國子博士奉敕撰太學
碑累遷尚書吏部郎請託不行徙左丞準繩不
避貴戚時帝欲親戎軍國禮容多自洽出尋遷
御史中丞號為勁直少與劉孝綽善下車便以
名教隱穢首彈之孝綽託與諸弟書實欲聞之
湘東王公事左降猶居職舊制中丞不得入尚
書下舍洽兄溉為左戶尚書洽引服親不應有
礙刺省詳決左丞蕭子雲議許入溉省亦以其

兄弟素篤不相別也出爲尋陽太守卒贈侍中
謚理子洽美容質善言吐弱年聽伏曼容講未
嘗傍膝伏深歎之文集行於世子仲舉

仲舉字德言無他藝業而立身耿正仕梁爲長
城令政號廉平陳文帝居鄉里嘗詣仲舉時天
陰雨仲舉獨坐齋內聞城中有簫鼓聲俄而文
帝至仲舉異之乃深自結帝父嘗因飲夜宿仲
舉帳中忽有神光五采照于室內由是祇事益
恭及侯景平文帝爲吳興太守以仲舉爲郡丞
與潁川庾持俱爲文帝賓客文帝嗣位授侍中
參掌選事天嘉元年守都官尚書封寶安縣侯
三年遷尚書左僕射丹楊尹參掌如故改封建
昌縣侯仲舉旣無學術朝章非其所長選舉引
用皆出自袁樞性疎簡不干時務與朝士無所
親狎但聚財酣飲而已文帝積年寢疾不親萬
機尚書中書事皆使仲舉斷決天康元年遷侍
中尚書僕射文帝疾甚入侍鑿藥及帝崩宣帝
受遺爲尚書令入輔仲舉與左丞王暹中書舍
人劉師知殷不佞以朝望有歸乃遣不佞宣旨
遣宣帝還東府事發師知下獄賜死暹不佞竝

付推乃以仲舉為貞毅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初
仲舉子郁尚文帝妹信義長公主官至中書侍
郎出為宣城太守文帝配以士馬是年遷南康
內史以國哀未之任仲舉既廢居私宅與郁皆
不自安時韓子高在都人馬素盛郁每乘小輿
蒙婦人衣與子高謀子高軍王告其事宣帝收
子高仲舉及郁並於獄賜死郁諸男女諸甥獲
免

垣護之傳

垣護之字彥宗略陽垣道人也族姓豪強石季

南十五

十四

龍時自略陽徙鄴祖敞仕苻氏為長樂國郎中
令伯父遵父苗仕慕容超竝見委任遵為尚書
苗為京兆太守宋武帝圍廣固遵苗踰城歸降
竝以為太尉行參軍元嘉中遵為負外散騎常
侍苗屯騎校尉仍家下邳護之少倜儻不拘小
節形狀短陋而氣幹強果元嘉初為殿中將軍
隨到彥之北侵魏彥之將回師護之書諫彥之
不納散敗而歸文帝聞而喜之累遷鍾離太守
隨王玄謨入河玄謨攻滑臺護之百舸為前鋒
進據石濟及魏救將至馳書勸玄謨急攻之不

見從玄謨敗退不暇報護之而魏軍悉牽玄謨水軍大艚連以鐵鎖三重斷河以絕護之還路河水迅急護之中流而下每至鐵鎖以長柯斧斷之魏人不能禁唯失一舸餘舸竝全留戍麋溝城還爲江夏王義恭驃騎戶曹參軍戍淮陰領濟北太守三十年文帝崩還屯歷下孝武入討率所領馳赴帝以爲冀州刺史及南郡王義宣反兗州刺史徐遺寶護之妻弟也與護之書勸使同逆護之馳使以聞率軍隨沈慶之等擊魯爽義宣率大衆至梁山與王玄謨相持柳元

景率護之及護之弟詢之柳叔仁鄭琨等出鎮新亭玄謨求上遣元景等進據南州護之水軍先發大破賊將龐法起元景等乃以精兵配護之追討會朱脩之已平江陵至尋陽而還遷徐州刺史封益陽縣侯後拜青冀二州刺史歷城大明二年徵爲右衛將軍還於道聞竟陵王誕據廣陵反護之即率部曲受車騎大將軍沈慶之節度事平轉臨淮太守徙豫州刺史護之所莅多聚斂賄貨七年坐下獄免官明年起爲太中大夫未拜以憤卒謚壯侯

崇祖字敬遠一字僧寶護之弟子也父詢之驍
敢有氣力元凶弒逆嗣輔國將軍張柬時張超
手行大逆亦領軍隸柬詢之規殺之慮柬不同
柬宿有此志又未測詢之同否互相觀察會超
來論事柬色動詢之覺之即共定謀遣召超超
疑之不至改宿他所詢之不知逕往斫之殺其
僕於牀因與柬南奔時孝武已即位以爲積射
將軍梁山之役力戰中流矢卒贈冀州刺史崇
祖年十四有幹略伯父護之謂門宗曰此兒必
大吾門後隨徐州刺史薛安都入魏尋又率門

宗據朐山歸宋求淮北立功明帝以爲北琅邪
蘭陵二郡太守封下邳子及齊高帝鎮淮陰崇
祖時戍朐山旣受都督祇奉甚至帝以其武勇
善待之崇祖與其妹夫皇甫肅曰此真吾君也
遂密布誠節高帝威名已著宋明帝尤所忌疾
徵爲黃門郎規害高帝崇祖建策以免由是甚
見親參豫密謀元徽末高帝懼禍令崇祖入魏
崇祖即以家口託皇甫肅勒數百人將入魏界
更聽後旨會蒼梧廢召崇祖還都及齊高帝新
踐阼恐魏致討以送劉昶爲辭以爲軍衝必在

壽春非崇祖莫可爲捍徙爲豫州刺史監豫司
二州諸軍事封望蔡侯建元二年魏遣劉昶攻
壽春崇祖乃於城西北立堰塞肥水堰比起小
城使數千人守之謂長史封延伯曰虜必悉力
攻小城若破此堰放水一激急逾三峽自然沉
溺豈非小勞而大制邪及魏軍由西道集堰南
分軍東路內薄攻小城崇祖著白紗帽肩輿上
城手自轉式日晡時決小史埭水勢奔下魏攻
城之衆溺死千數大衆退走初崇祖於淮陰見
高帝便自比韓白唯上獨許之及破魏軍啓至
上謂朝臣曰崇祖恒自擬韓白今真其人也進
爲都督崇祖聞陳顯達李安人皆增給軍儀乃
啓求鼓吹橫吹上敕曰韓白何可不與衆異給
鼓吹一部崇祖慮魏復攻淮北啓徙下蔡戍於
淮東其冬魏果欲攻下蔡及聞內徙乃揚聲平
除故城衆疑魏當於故城立戍崇祖曰下蔡去
鎮咫尺魏豈敢置戍實是欲除此城正恐奔走
殺之不盡耳魏果夷掘下蔡城崇祖大破之武
帝即位爲五兵尚書領驍騎將軍初豫章王有
盛寵武帝在東宮崇祖不自附及破魏軍詔使

還朝與其密議武帝疑之曲加禮待酒後謂曰
世間流言我已豁懷抱自今已後富貴見付也
崇祖拜謝及去後高帝復遣荀伯玉敕以邊事
受旨夜發不得辭東宮武帝以爲不盡誠心銜
之永明元年詔稱其與荀伯玉構扇邊荒誅之
故人無敢至者獨有前豫州主簿夏侯恭叔出
家財爲殯時人以比樂布恭叔譙國人崇祖爲
豫州聞其才義辟爲主簿兼掌書翰高帝即位
方鎮皆有賀表王儉見崇祖啓咨嗟良久曰此
恭叔辭也時宋氏封爵隨軍遷改恭叔以柳元
景中興元勳劉劬殞身王事不宜見廢上表論
之甚有義理事雖不從優詔見答後爲竟陵令
惠化大行木連理上有光如燭咸以善政所致
崇祖字華先崇祖從父兄也父諒之宋北中郎
府參軍崇祖少學騎射或曰何不學書崇祖曰
曹操曹丕上馬橫槊下馬談論此可不負飲食
矣君輩無自全之伎何異犬羊乎宋孝建中爲
後軍參軍伯父豫州刺史護之子襲祖爲淮陽
太守孝武以事徙之嶺南護之不食而死帝疾
篤又使殺襲祖臨死與崇祖書曰弟嘗勸我危

行言遜今果敗矣明帝初即位四方反除榮祖
宄從僕射遣還徐州說刺史薛安都曰天之所
廢誰能興之使君今不同八百諸侯如下官所
見非計中也安都曰今京都無百里地莫論攻
圍取勝自可相拍手笑殺且我不欲負孝武榮
祖曰孝武之行足致餘殃今雖天下雷同正是
速死無能爲也安都曰不知諸人云何我不畏
此大蹄馬在近急便作計榮祖被拘不得還因
爲安都將領安都引魏軍入彭城榮祖攜家屬
南奔朐山齊高帝在淮陰榮祖歸附高帝保持
之及宋明帝崩高帝書送榮祖詣僕射褚彥回
除東海太守彥回謂曰蕭公稱卿幹略故以郡
相處榮祖善彈登西樓見翔鶴雲中謂左右當
生取之於是彈其兩翅毛脫盡墜地無傷養毛
生後飛去其妙如此元徽末蒼梧凶狂怛欲危
害高帝帝欲奔廣陵起事荀伯玉等皆贊成之
榮祖諫曰領府去臺百步公走入豈不知若單
騎輕行廣陵人一旦閉門不相受公欲何之公
今動足下牀恐便有叩臺門者公事去矣蒼梧
明夕自至領府扣門欲害帝帝嘗以書案下安

鼻爲楮以鐵爲書鎮如意甚壯大以備不虞欲以代杖蒼梧至府而日且申令夕須至一處作適還當取奴尋遇殺齊高帝謂榮祖曰不用卿言幾無所成豫佐命勲封將樂縣子永明二年爲尋陽相南新蔡太守被告作大形棺材盛仗使鄉人載度江北案驗無實見原後拜兗州刺史初巴東王子響事方鎮皆啓稱子響爲逆榮祖曰此非所宜言政應云劉寅等孤負恩獎逼迫巴東使至於此時諸啓皆不得通事平後上乃省視以榮祖爲知言九年卒從弟歷生亦爲驍將位太子右率性苛暴與始安王遙光同反伏誅

閔字叔通榮祖從父也父遵位負外常侍閔爲宋孝武帝南中郎參軍孝武帝即位以爲交州刺史時交土全實閔罷州還資財鉅萬孝武末年貪慾刺史二千石罷任還都必限使獻奉又以蒲戲取之要令罄盡乃止閔還至南州而孝武晏駕擁南資爲富人明帝初以爲司州刺史北破薛道標封樂鄉縣男出爲益州刺史蜀還之貨亦數千金先送獻物傾西資之半明帝猶

嫌其少及閔至都詣廷尉自簿先詔獄官留閔
於是悉送資財然後被遣凡蠻夷不受鞭罰輸
財贖罪謂之賧時人謂閔被賧刺史歷度支尚
書衛尉齊高帝輔政使褚彥回爲子晃求閔女
閔辭以齊大非偶帝雖嘉其退讓而心不能歡
即以晃婚王佑女謂豫章王嶷曰前欲以白象
與垣公婚者重其夷澹事雖不遂心常依然曰
象晃小字也及高帝即位以有誠心封爵如故
卒於金紫光祿大夫謚曰定子禧伯襲爵禧伯
少負氣豪俠妙解射雉尤爲武帝所重以爲直
閣將軍與王文和俱任頗以地勢陵之後出爲
巴西梓潼二郡太守時文和爲益州刺史曰每
憶昔日俱在閣下卿時視我如我今日見卿因
誣其罪馳信啓之又輒遣蕭寅代禧伯爲郡禧
伯亦別遣啓臺閉門待報寅以兵圍之齊明帝
輔政知其無罪不欲乖文和乃敕禧伯解郡還
爲寅軍所躡束手受害閔弟子曇深以行義稱
爲臨城縣罷歸得錢十萬以買宅奉兄退無私
蓄先是劉楷爲交州謂王儉曰欲一人爲南土
所聞者同行儉良久曰得之矣若垣閔爲交州

閱弟閱又為九真郡皆著信南中羽林監曇深者閱之子也雅有學行當令同行及隨楷未至交州而卒儉惆悵良久曇深妻鄭氏字獻英滎陽人時年二十子文凝始生仍隨楷到鎮晝夜紡織傍無親援年既盛美甚有容德自厲冰霜無敢望其門者居一年私裝了乃告楷求還楷大驚曰去鄉萬里固非孀婦所濟遂不許鄭又曰垣氏羈魂不反而其孤藐幼妾若一同灰壤則何面目以見先姑因大悲泣楷悽然許之厚為之送於是間關危險遂得至鄉葬畢乃曰可

南十五

北二

以下見先姑矣時文凝年甫四歲親教經禮訓以義方州里稱美又有吳興丘景賓字彥先亦以節義聞父康祖無錫令亡後僮僕數十人及宅宇產畜景賓悉讓與兄鎮之鎮之又推齋屋三間與之亦不肯受太守孔山士歎曰聞柳下惠之風貪夫廉懦夫有立志復見之矣終於奉朝請

張興世傳

張興世字文德竟陵人也本單名世宋明帝益為興世少家貧白衣隨王玄謨伐蠻後隨孝武

鎮尋陽補南中郎參軍督護從入討元凶及南
郡王義宣反又隨玄謨出梁山有戰功明帝即
位四方反叛進興世龍驤將軍領水軍拒南賊
時臺軍據赭圻行選是役也皆先戰授位檄板
不供由是有黃紙扎南賊屯在鵲尾既相持久
不決興世建議曰賊據上流兵張地勝今以奇
兵潛出其上使其首尾周惶進退疑阻糧運艱
礙乃制勝之奇沈攸之吳喜竝贊其計分戰士
七千配之興世乃令輕舸泝流而上旋復回還
一二日中輒復如此使賊不爲之防賊帥劉胡

南十五

北三

聞興世欲上笑之曰我尚不敢越彼下取揚州
興世何人欲據我上興世謂攸之等曰上流唯
有錢溪可據乃往據之及劉胡來攻將士欲迎
擊之興世曰賊來尚遠而氣驟盛矣夫驟既力
盡盛亦易衰此曹劇所以破齊也壯士不得妄
動賊來轉近興世乃命壽寂之任農夫率壯士
擊走之袁顓愠曰賊據人肝臟裏云何得活是
月朔赭圻軍士伐木爲柵於青山遇一童子曰
賊下旬當平無爲自苦忽不見至是果敗興世
又過其糧道賊衆漸飢劉胡棄軍走袁顓仍亦

張興世

奔散興世遂與吳喜共平江陵遷右軍將軍封
作唐縣侯歷雍州刺史右衛將軍以疾徙光祿
大夫尋卒興世居臨沔水自襄陽以下至于江
二千里先無洲嶼興世初生當其門前水中一
旦忽生洲年年漸大及興世爲方伯而洲上遂
十餘頃父仲子由興世致位給事中興世欲將
往襄陽愛鄉里不肯去嘗謂興世曰我雖田舍
老公樂聞鼓角汝可送一部行田時欲吹之興
世素恭謹畏法譬之曰此是天子鼓角非田舍
公所次興世欲拜墓仲子謂曰汝衛從太多先
人必當驚怖興世減撤而行子欣泰

古十五

二十四

欣泰字義亨不以武業自居好隸書讀子史年
十餘詣吏部尚書褚彥回彥回問張郎弓馬多
少荅曰性怯畏馬無力牽弓彥回甚異之歷諸
王佐宋元徽中興世在家擁雍州還資見錢三
千萬蒼梧王自領人劫之一夜垂盡興世憂懼
病卒欣泰兄欣華恃爲安成郡欣泰悉封餘財
以待之齊建元初爲尚書都官郎武帝與欣泰
早款遇及即位以爲直閣將軍後爲武陵內史
坐贓私殺人被糾見原還復爲直閣步兵校尉

領羽林監欣泰通涉雅俗交結多是名素下直
輒著鹿皮冠納衣錫杖挾素琴有以啓武帝帝
曰將家兒何敢作此舉止後從駕出新林敕欣
泰廉察欣泰停仗於松樹下飲酒賦詩制局監
呂文度以啓武帝帝大怒遣出數日意釋召謂
曰卿不樂武職當處卿清貫除正負郎出爲鎮
軍南中兵參軍南平內史巴東王子響殺僚佐
上遣中庶子胡諧之西討使欣泰爲副欣泰謂
諧之曰今太歲在西南逆歲行軍兵家深忌若
且頓軍夏口宣爾禍福可不戰而禽也諧之不

從進江津尹略等見殺事平欣泰徙爲隨王子
隆鎮西中兵改領河東內史子隆深相愛重數
與談宴意遇與謝朓相次典籤密啓之武帝怒
召還都屏居家巷置宅南岡下面接松山欣泰
負弩射雉恣情閑放聲伎雜藝頗多開解明帝
即位爲領軍長史遷諮議參軍上書陳便宜二
十條其一條言宜毀廢塔寺帝竝優詔報荅建
武二年魏圍鍾離欣泰爲軍主隨崔慧景救援
及魏軍退而邵陽洲上餘兵萬人求輸馬五百
匹假道慧景欲斷路攻之欣泰說慧景曰歸師

勿過古人畏之死地兵不可輕也慧景乃聽過時領軍蕭坦之亦援鍾離還啓明帝曰邵陽洲有死賊萬人慧景欣泰放而不取帝以此皆不加賞四年出爲永陽太守永元初還都崔慧景圍城欣泰入城守備事寧除廬陵王安東司馬梁武帝起兵東昏以欣泰爲雍州刺史欣泰與弟前始安內史欣時密謀結太子右率胡松前南譙太守王靈秀直閣將軍鴻選含德主帥荀勳直後劉靈運等竝同契會帝遣中書舍人馮元嗣監軍救郢茹法珍梅蟲兒及太子右率李居士制局監楊明泰等十餘人相送中興堂欣泰使人懷刀於坐斫元嗣頭墜果拌中又斫明泰破其腹蟲兒傷數創手指皆墜居士踰牆得出茹法珍亦散走還臺靈秀仍往石頭迎建安王寶寅率文武數百唱警蹕至杜姥宅欣泰初聞事發馳馬入宮翼法珍等在外城內處分必盡見委因行廢立旣而法珍得返處分關門上仗不配欣泰兵鴻選在殿內亦不敢發城外衆尋散少日事覺欣泰胡松等皆伏誅欣泰少時有人相其當得三公而年裁三十後瓦屋墜傷

頡又問相者云無復公相年壽更增亦可得方伯耳死時年三十六

論曰王仲德受任二世能以功名始終入關之役檀王咸出其下元嘉北討則受督於人有藺生之志而無關公之墳長者哉道豫雖地居豐沛榮非恩假時歷四代人焉不絕文武之道不墜斯門殆爲優矣垣氏宋齊之際世著武節崇祖陳力壇場以韓白自許竟而杜郵之酷可爲痛哉興世鵲浦之竒遠有深致其垂組建旆豈徒然哉

